

一个人的大使馆：“鲁滨逊”外交官自述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 40 年,40 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而在千头万绪的回忆中,最令我动情、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岛国建立大使馆,工作并坚守了三年的独特经历。一个人一个大使馆,不仅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

一人一馆已够稀奇,更为稀奇的是我所处的岛国的环境。基里巴斯是位于太平洋中部偏南的一个小岛国。首都塔拉瓦岛长不过 27 公里,宽不过一二十百米,如同漂浮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的一片树叶。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路两旁点缀着岛民的小草房和高高的椰子树,树和草房之外就是望不尽的太平洋。这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不用说是电视,精神生活等于零。大自然赋予岛民们吃不尽的鱼和虾,喝不完的椰子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就这样在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岛上工作,过着鲁滨逊般的生活。我欲语,无人应,没人跟我说中国话,一日三餐我同岛民一样伴随着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仅以鱼虾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孤独和寂寞这几个字,恐怕世上只有我体会得最深。而我却孤独无恐,寂寞无悔,因为我受命于祖国,祖国无时不在我心中。

——吴钟华

1989年5月9日,我受命赴我国驻斐济使馆工作。当时,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这两个太平洋岛国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我俩没在那里建立大使馆,由驻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这两个岛国离斐济较远,从斐济乘飞机去瓦努阿图需 3 个小时,去基里巴斯则需 10 个小时。因而,台湾当局就加紧用“金钱外交”和“弹性外交”收买这两个岛国,与我们争夺外交阵地。我在驻斐济使馆工作 9 个月,大使就派我 8 次出差到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主要是跟“台独”势力斗狠。其任务之重、之艰难,在我之前、之后的外交生涯中都不曾有过。

在多次打掉台湾想与瓦努阿图建立外交关系的阴谋后,为防止北上基里巴斯,经请示大使,11 月 22 日,我独自一人去基里巴斯出差。果不出我所料,李登辉的特使带着两架波音 737 飞机以及同基里巴斯建交公报,正在基里巴斯活动,当时基里巴斯十个部已经被他

说服了七个。如果其图谋得逞,特使留下来就是大使。情况十分紧急,大使给我三点指示:第一,一定把情况搞清楚;第二,如情况属实,一定要把台湾当局的图谋打掉;第三,不打掉台湾当局图谋,誓不回斐济。我坚决执行大使的指示,一个部一个部去说服,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七个部全被我说服过来。最后,我又拜见基里巴斯总统塔巴依。总统是有头脑的人,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基里巴斯只同台湾进行民间往来,建立民间关系。11 月 28 日,我終了把李登辉的特使赶走。这次出差回到斐济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国内,并向国内建议,为确保基里巴斯这块外交阵地,我们应去基建立大使馆。国内很快同意我的建议,紧接着就派我去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并任临时代办。1990 年 2 月 24 日,我就坐上头一班,开始了一人一馆、三年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

开馆亮相 拼命三郎

2 月 24 日是星期六,为尽快开展工作,我决定于 2 月 28 日举行开馆招待会。从 25 日至 28 日,除掉一个星期日,只有三个工作日。在这三天里,事情千头万绪,要装电话和传真机,买汽车,挂使馆牌照,准备临时旗杆,还要打印请帖,发请帖,收拾举办招待会的馆舍。星期日不能对外工作,我就先办三件事:钉馆牌,打印请帖,信封,购买生活必需品。

2 月 26 日,星期一,我开始严格按照计划书。我的计划是按小时安排的,分秒必争。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多紧张,不管多累,要办的事必须完成。开馆招待会在我的临时馆舍举行,食品和酒水我自己解决不了,只好包给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解决。

招待会是外交活动的重要方式。就其工作来说,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分工很细,一般要由几个人来做。有人负责迎宾,有人负责安排招待,有人与记者联系发消息,有人负责安排讲话,等等。这些工作必须由我一个人做,我就必须在 27 日、28 日白天把这些工作理出头绪,在招待会上付诸实践。这两天招待,我还得把招待会的场地准备好,收拾房间,擦拭地板、门窗。室内还应有点布置,我可无何东西,仅有一份我从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挂历,我把它挂在厅里。这样才有点中国味儿。这份挂历是我特意带来的,因为我知道,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需要它,它也将是我生活和工作的见证。

28 日下午 6 点,我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宾客。遇到重要客人,如副总统、议长、部长和各部常务秘书等,我便陪到厅内,让招待员上酒水,然后我再回到部门迎接其他宾客。6 点 45 分,塔巴依总统和夫人进入院内,累得连床都爬不上了。但此时我还能睡,必须把开馆招待会的消息发出去。这就是我在基里巴斯办的第一件大事。

险情不断 大难不死

招待会后没两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3 月 2 日上午,我正在馆内忙于对外工作,突然当地警察局来人通知说,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枚没爆炸的 500 磅炸弹,他们要请外国专家来拆弹,时间定在 3 月 5 日,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当时,我的临时馆舍位于塔拉瓦岛西边 1000 多公尺之外的贝雷岛上。二战期间,美国在一周内向这座仅有 1.5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投下了 3000 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有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爆炸的炸弹。3 月 5 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本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更没有奢望什么鲜花蛋糕。这下可好了,500 磅的炸弹恰恰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样特殊的生日,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 月 5 日一大早,我把礼物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 月 5 日一大早,我把礼物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 月 5 日一大早,我把礼物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

几件备用的衣服带上,开车去塔拉瓦岛,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此事过后,我决定寻找新的馆址,但这又谈何容易!直到 7 个月后,我才在格拉瓦岛上找到一间草房作为新的馆舍。在那里虱过着住草房、喝雨水的艰苦生活,但使馆本身的安全却不用担心了。

时隔不久,险情再次出现。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在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一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把他的使馆,当当地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我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见我既没死,也没受伤,他说这是万幸,我的使馆,都不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打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翻阅我的工作笔记本,而当地人不懂中文,不会出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在保存着。

从开馆到 6 月初,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印信、文件、照相机等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我每天外出办事,总是把所有门窗都锁好,晚上睡觉之前,把门窗再检查一遍。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我还准备有一根木棍,放在室内门口,用做防身的武器。晚上外出时,室内留一个灯亮着,好让外人认为屋里有人。我这样做,建馆几个月来还没出过事。

6 月 15 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6 点 15 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了关灯,锁门就走了。等我 9 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刚围着楼转几圈就见一个人,我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查看各层,嘴里念叨着:“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刚围着楼转几圈就见一个人,我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查看各层,嘴里念叨着:“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刚围着楼转几圈就见一个人,我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查看各层,嘴里念叨着:“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

招待会后没两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3 月 2 日上午,我正在馆内忙于对外工作,突然当地警察局来人通知说,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枚没爆炸的 500 磅炸弹,他们要请外国专家来拆弹,时间定在 3 月 5 日,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当时,我的临时馆舍位于塔拉瓦岛西边 1000 多公尺之外的贝雷岛上。二战期间,美国在一周内向这座仅有 1.5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投下了 3000 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有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爆炸的炸弹。3 月 5 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本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更没有奢望什么鲜花蛋糕。这下可好了,500 磅的炸弹恰恰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样特殊的生日,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 月 5 日一大早,我把礼物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 月 5 日一大早,我把礼物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

还有一件凶事,令我总感觉后怕。基里巴斯人以鱼虾为生,每天傍晚下海捕鱼,基外交通部常备便有多次钓鱼同大家一起前往。为了交朋友,有一次,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天傍晚,我也他好久也没来电,以为他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他去了,船出了事。后来总听说美国夏威夷海岸卫队飞机寻找,直到第 13 天才在很远的海面上找到他的小船。他被救回来后,我请他吃饭,以酒压惊。他对我

(下转 A14 版)

A14 阅读周刊·回忆

一位采购员拿来一份《光明日报》

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正在家乡县城一个街办小厂干活。那时我离开大学已经十七年,差不多是一个小伙子出生长大的岁月。当初满怀激情,把户口迁到农村,立志要到生活里去,写出好作品,实现作家梦;然而在那样的年月,浪漫神话在严酷的现

实面前一点点破灭,文学梦变得愈来愈渺茫。1978 年初夏,为了给我那艘仅存存的小厂采购原料,我在一座豫北小城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除了找关系、跑门路,就是待在小吃馆里和采购员们混在一起。一位意见说论国家大事、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指着说,“瞧这篇文章!我又有什么名堂了。”其实那时我已不怎么读报,枯燥无味的空洞口号,读不出什么意思,也懒得揣测其中的政治风向。

“……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实践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这几句话使我心有所动,才沉下心来把它读下去。“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并不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

(上接 A13 版)便上班后与对方签字。岛国三年,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只出过一个错。有一次打英文协议,把钱海水的专有名词“lagoon”打成了“sea”,在签字之前做最后一遍核对时,我发现错了,赶紧改过来再签字。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到修好后能飞 737—400 型飞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都是说飞 737—SP 型,若飞 737—400 型飞机,现在已设计的跑道要加长,需填海 75 米,飞机的起降点都要加大力度。一句话,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1990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从码头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中国病人病得很重,现被送进了医院。一听说是中国人,我马上放下电话直奔医院。经了解得知,他叫靳东风(化名),是在一条外国船上工作的中国籍船员,因为过火度晕船,已无法支撑,因此船长决定把他送下船。

查明情况后,我首先让基里巴斯的船代与这条船上的总公司联系,让他们负担靳东风在医院的和治疗和生活的全部费用,以及从塔拉瓦回北京的机票和沿途的住宿费。同时,我又与有关各部门和公司联系,并与国内有关部门负责,我已不清代表他们是派谁随靳东风等人在这家外国公司的船上当海员,并通报关于他的事,要求该公司履行合同上应尽的义务,对他进行赔偿。

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和休息,靳东风的体力有所恢复。一番交涉后,他所在的外国船的总公司同意外方的要求,于是,

我开始安排他回国的事宜。回国途中需几次过海上飞机,在悉尼转机时又要在哪里过一夜,而他一点不懂英文,在国内都没出过远门,这么长的国际旅途,他可能还真难应付。后来,我通过船代理联系到一位与靳东风乘同一航班去悉尼的澳大利亚修女。这位老修女听了靳东风的情况后,非常热心帮忙,在悉尼住一夜及机场接送,她都可以安排。我说我还可以通知中国品牌和总公司帮助,她说不必了,我只需通知中国总领事馆关于靳过境一事就行了,万一有事需领馆协助,她再去找领馆。感情难却,我就把靳东风托付给她,但她还是做了两手准备,给驻悉尼总领馆发了传真,告诉他们关于靳的事,同时也把总领馆的电话抄给靳东风,以备联系。

靳东风回国的前一天,我想了想 20 几个可能遇到的问题,用中英文对照着他写出来,比如“我要喝水”、“我要洗手”等等,他想做什么,只需用手指指那条,别人就可以帮他的了。看了这 20 多条,好像心里有了底。我还把他仅有的 50 元人民币给他,万一到北京没人接,他可以打一个电话。这样,我才觉得万无一失了,可以去机场送他了。第二天,我回去机场找他,他很感动,第一步一去机场送到他,他不停地向我挥手致意。我嘱咐他回到家后给我先写信。当然,信还是我给他事先写好的。他记住了我的叮嘱,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信,他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我救助了他。

苦辣酸甜 苦就是甜

在基里巴斯三年,不仅要独立处理繁杂的公务,而且还要学会适应那里的生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基里巴斯与海水相连,睁眼是海,出门是海。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他们只吃生鱼生蚝,那是他们的主食。首都塔拉瓦岛,因与外界有联系,外来人多了些,每两个月有一班澳大利亚商船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只有这时,才有那些蔬菜和水果。我的冰箱 100 多立方,储藏

一九七八:让人惊奇的一年

反了,你知道吗?”“右派能平反?”“说是要改正。”我也不知道他曾被划为右派,只知道他曾是小学校教师。他来,是想让我帮他写申诉。在那样的年月,替别人写文案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的。可旧街老号,叫问我如何赔偿?幸好他自已已经写了一份草稿,只是想请我看看,帮他修改。

他走后,母亲不放心地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敢肯定。“如果是真的,你二哥就有指望了。”那一夜,我和母亲都没睡好。多少年了?母亲每隔几天就会给远在新疆的二哥寄衣物。他被划为右派在那儿劳改。一家人习惯了每顿饭精打细算,在粮食最紧张的岁月,想尽办法换粮票给二哥寄,以至于多少年看到红色票面的全国通用粮票就眼睛放光。

我的日记里记着,“清晨(1978 年 11 月 18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为右派摘帽安置的报道。”母亲喜出望外,叫我立即给二哥写信。我的信还没寄到,就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说他即将恢复工作,回原单位报到。拿着那封信,母亲的眼里闪动着泪光。

我在 11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这几天,广播与报纸长篇报道了‘天安门事件真相’,称这次事件为‘四五运动’、‘四五运动的精神光照千秋’,成了厂里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

看着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那些漂流无着的人“牛鬼蛇神”也都重回大城市。那时候才多人物,他们刚刚还在汽油、修鞋、糊纸盒、纺麻线、脱坯、做水泥活,转眼间都成了教授、记者、编辑……母亲、妻子都开心为我着。别人都走了,我怎么才?难道真要在街道小厂了此终生?

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

在郑州,大哥和我促膝夜谈,他说:“你也该写个申诉,跑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我不是右派,也没受过什么正式处分,是自己退学深入生活,一头头打了这么多理由,有什么理由啊?”大哥耐心地说,“‘文革’前你出版过书,‘文革’中受迫害,还被抓起来过,受了很多委屈。日记里记的,‘早晨(1978 年 6 月 18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为右派摘帽安置的报道。”

我写自己是业余作者,高中时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被文化版送到国际儿童读物博览会去参加书展。为了深入生活,我从大学退学去了基层。“文革”中遭受迫害……

一直拖到秋天,我才把这封信寄给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同时又寄了一封给“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敬”,算是对大哥和家人的交待。接着我继续

头,看到馒头我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没吃菜,我就大口吃了两个。同志们都好奇地围着我。

吃完饭,招待员刘大姐赶紧给我理发,当时,我已 7 个月没理发了,样子实在可笑。基里巴斯没有理发馆,人们也不知道理发,头发长了,他们就用手剪。我知道这情况,上任时,我自己带了理发的推子。但是,我自己没法给自己理,所以头发长了,也只能让朋友帮忙给我剪了。

在基里巴斯三年,使馆从无到有,从仅有草房一栋,到建成基里巴斯最豪华的宅院之一,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飘扬,院内五十米长,一米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路两边栽有当地的一种花。小路是我用废水泥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下班后铺几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铺成的。我把中国大使馆展给基里巴斯人民,我也把中国和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现在他们。使馆的桩桩件件

办?为了生计,不能断粮。我每天密切打听船期,一方面买三天以后去马绍尔共和国的机票,准备到那儿没国的话就去那里买票。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朋友广开粮源,最后还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先生给我解了围。他们有一大个卖部,还有一定库存大米,可卖给我十几斤。我当即开车把米买到手。真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断粮的难关终于过去了。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在基里巴斯,生活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一次是当我正式在基里巴斯这片一个背阴处有青苔,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可以吃。我铲了些,偶尔吃些解馋。

在基里巴斯的第一个新年快到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新年要找点猪肉吃。当地人的方法也养猪,他们吃猪肉的方法还是原始状态,猪养了之后整个用火烤。过年那几天,哪里有了猪肉,我就往哪里跑。可是到了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烤整猪,最后还是没吃上猪肉。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差点断粮。由于我整天工作,1990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库存的粮食不多了,还只够两天。因当地天气太热,不能多存,我赶紧到商店再买点。岛上的小商店又小又简单,就像我们农村的小卖部。我去了几个商店,都说面里卖光了,船还没如期来。我心里有点发慌,马上开着车在岛上从东到西把所有商店和小铺子全都扫了一遍,结果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办?

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使臣距离其最近的邻居——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群岛,也仅有 2500 海里,乘飞机去那里至少要有 14 个小时。而如果从英国等西欧国

坛的文学信念:人性、个体的命运,是艺术穿越时空的灵感。这一年,农村的变化更让人瞩目。

才兄和长胜哥从乡下来,吃过饭聊了一下,天快黑才走。生产队的地分到了,衣具、牲口也分了,他们讲得眉飞色舞,高兴极了。(1978 年 12 月 16 日)

那时我对表哥和堂兄的高兴存着几分疑问。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缺粮户,每到冬天都要靠公社救济,一年四季没吃过白馍。分了地就能出现奇迹,让他们不吃饿肚子吗?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两年后,我回到乡下走亲戚。我问表哥,现在日子过得咋样?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咋样?想吃黑馍难了!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馍?从前的地主财阀也就吃!收的粮食没处放,卖粮难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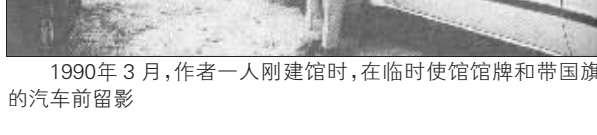
也许是受了表哥卖粮难的启发,我写了小说《五月》,不料它获了那届的全国奖,成了我的代表作。不久后我被调入省文联,实现了作家梦。

三十年,是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中国人,这三十年来,这些点中国货,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论比尔·盖茨、王老五,到处都在谈论经济的增长,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没有生产力、创造力的解放,可能吗?

(来源:《随笔》田中禾)

电影越剧《红楼梦》今天开始放映。“文革”前的片子竟激动了一座县城,电影院从早晨五点一直放到凌晨四点。在办公室,在家里,在路上,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论比尔·盖茨、王老五,到处都在谈论经济的增长,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没有生产力、创造力的解放,可能吗?

那个瞬间坚定了是我重回台湾



1990 年 3 月,作者一人刚建馆时,在临时使馆牌和带国旗的汽车前留影

事都浸透了我的血和汗,超常拼命地工作,常常累得我痛得直不起来。白天,常驱新阳使我汗水淋漓;晚上,太平洋的海水把我冲洗得干干净净。所有这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没人跟我说话,陪伴我的只有小狗一朵;我曾无数次对着镜子说话,回答我的还是镜子中的我。

岛国三年,苦辣酸甜。什么是甜?苦就是甜。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苦恋。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为我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最后一次升起使馆的五星红旗。离开使馆,我双眼还盯着五星红旗。登上飞机,我闭上双眼,思绪万千;祖国,我为你,在天涯海角,献出了一千多个日夜年华。现在,我回来了,可以说,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来源:《百年潮》)

“世界尽头”——最遥远岛国基里巴斯

世界的尽头在哪里?当麦哲林进行环球航行时,估计他也没注意到西太平洋上一个小小的岛国——基里巴斯。然而,近日一个由专业探险家和地图绘制者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这个热带岛国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真正的世界尽头。

英国探险家经过研究,近日评出“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岛国基里巴斯。这里是地球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南北两半球和东西两半球的岛国。

基里巴斯位于北纬 1 度 23 分,东经 173 度。它总共由 33 个岛屿组成。基里巴斯东西延伸约 3870 公里,南北约 2050 公里,陆地面积总和 812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350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唯一横跨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南北两半球和东西两半球的岛国。基里巴斯首都为塔拉瓦,目前总人口 105432 人,通用语言为基里巴斯语和英语,通用货币为澳元。(本报综合资料)

全省版 覆盖苏皖

信息涵盖招聘、招商、贷款、教育、转让、公告、遗失等

广告热线:025-84519772

友情提醒:请多仔细查验对方真实情况,本栏目广告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招聘信急

急聘长、短途押货员, 3750+ 补助, 即上岗, 包吃住。 025-81760666

急聘客户接待一名, 高薪, 有意者请与本人面谈, 待遇从优, 电话: 013915981819 沈总

诚聘一名诚信稳重的客户经理, 包吃住, 办保险+双休, 025-66605593 (免中介)

贷款咨询服务

联喜 银行代办 120 万个贷, 2 亿企业贷款, 有财团支持, 诚邀加盟。 025-66602403

世纪公司: 办理个人、企业贷, 面式合格, 签订合同, 待遇优厚, 电话: 013815429919 曹总

贷款

专业信用卡贷款, 1-8 倍, 5 分钟到账, 建行、招商、民生等优先办理, 空也可。 025-84718939 (建邺口)

再怡: 银行指定速办 (1-700 万), 个贷 (含自建库、车)、企贷、融资, 外地可, (约 5 天)。 025-68951391

招商信息

新产品首次招商

数千种外贸服装鞋帽服饰高科技产品, 品种全新, 品质优良, 财富蓝海商机无限

★ 2008 抢占中国终端市场, 势必成为每位经销商必争之地, 早签约, 早启动, 早赚钱

4008877692/30 13170276668

招商信息

新产品首次招商

数千种外贸服装鞋帽服饰高科技产品, 品种全新, 品质优良, 财富蓝海商机无限

★ 2008 抢占中国终端市场, 势必成为每位经销商必争之地, 早签约, 早启动, 早赚钱

4008877692/30 13170276668

基里巴斯小岛鸟瞰 资料图片